

乾隆年间西北地区三次绘图始末

郭美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编研处,北京 100031)

摘要: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记载,乾隆二十年(1755)至三十九年(1774)清朝统治者前后三次从京城派遣官员赴西北地区,行程数万里,对东起巴里坤、西迄巴勒喀什湖、南至帕米尔高原、北越阿勒泰山脉的区域进行地理测绘。这三次测绘的成果渐次丰富,准确度不断提高,不仅弥补了康熙年间所绘《皇舆全览图》哈密迤西地名稀疏的缺陷,还为编修《西域图志》、绘成乾隆《十三排图》提供了重要的原始数据。

关键词: 满文档案; 地理测绘; 乾隆朝; 舆图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873(2013)01-0139-06

乾隆年间,随着对西北用兵的结束,清廷立即派人西北地区进行测绘。从乾隆二十年(1755)到三十九年(1774),分三次对天山南北地区实地测量绘制舆图,其测绘成果,用于完成对康熙年间所绘《皇舆全览图》西北地区地名的补充,编制《西域图志》、绘制《内府全图》等。在清代档案史料及文献资料中,有关乾隆年间西北测绘过程的史料较为分散,似尚无人系统发掘相关史料。笔者近期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满文档案,发现在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档案虽不集中,但梳理起来,整个测绘过程还是清晰可见,故撰此文,以飨读者。

一、第一次派赴西北地区绘图

清前期,西北地区的卫拉特即清代史籍所称厄鲁特蒙古,包括有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基本处于这样一个格局——准噶尔部雄踞天山南北,和硕特部进据青藏高原,土尔扈特部大部分则游牧于伏尔加河流域。

清朝定鼎中原之初,厄鲁特蒙古仍与清廷保持后金崇德年间就开始的朝贡关系。顺治二年(1645)十二月,和硕特部的顾实汗派其子多尔济达赖巴图鲁到北京“请安,贡马匹、毡毯”^①。此后数年,几乎连续不断派使到京。顺治十年(1653)四月,顺治帝颁给金册金印,封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②。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准噶尔部的巴图尔珲台吉也曾于顺治七年(1650)遣使入贡,其子僧格继任之后,一如既往遣使入贡。噶尔丹继僧格成为准噶尔部首领后,仍然遣使通好。但随着噶尔丹势力的强盛和东进计划的实施,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和康熙三十五年(1696)分别于乌兰布通和昭莫多与清军激

收稿日期: 2013-04-08

作者简介: 郭美兰(1955-),女(锡伯族),新疆察布查尔人,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满汉档案整理、编辑、翻译与研究。

① 《清世祖实录》卷22,第3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74,第12页。

战,均以失败而告终。噶尔丹之后的策妄阿喇布坦、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准噶尔部与清廷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贸易活动极为频繁。直至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反目为仇,联盟瓦解,乾隆帝决心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于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兵分两路挺进伊犁,活捉达瓦齐,乾隆帝理想中的一统西域局面实现。

西征之师出发不久即有捷报传来,三月,乾隆帝谕大学士傅恒等曰:“西师报捷,噶勒藏多尔济抒诚内附,西陲诸部相率来归,愿入版图。其日出入,昼夜节气时刻,宜载入时宪书,颁赐正朔,以昭远夷向化之盛。侍郎何国宗,素谙测量,着加尚书衔,带同五官正明安图、司务那海前往各该处,测其北极高度,东西偏度,绘图呈览。所有坤舆全图及应需仪器,着何国宗酌量带往。”^①从此道谕旨可以明显看出,乾隆帝认为西北地区纳入大清版图在即,所以要派人测绘,重点要测量经纬度,目的是编制《时宪书》颁行。就在何国宗等人准备出发期间,西北战事发生了进一步变化。清军直抵伊犁,全歼达瓦齐集团,这一胜利使乾隆帝有了更进一步的考虑。六月,乾隆帝讲:“西师奏凯,大兵直抵伊犁,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星辰分野,日月出入,昼夜节气时刻,宜载入时宪书,颁赐正朔。其山川道里,应详细详度,载入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左都御史何国宗,素谙测量,着带同五官正明安图,并同副都统富德,带西洋人二名,前往各该处,测其北极高度,东西偏度,及一切形胜,悉心考订,绘图呈览。所有坤舆全图及应需仪器,俱着酌量带往。”^②即除测量经纬度以外,其山川胜迹、道路里程都在测绘范围之内,以便绘入已有的《皇舆全览图》。

派人前往西北绘图之事,在乾隆二十年整个一年都只是处于准备阶段,所有绘图人员并未启程前往。但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这项工作迅即紧锣密鼓地开始。正月初三日乾隆帝就有谕旨:“努三着授为三等侍卫,协同左都御史何国宗等擎带仪器,前往伊犁测量晷度。”^③十一日,乾隆帝再降谕旨:“同左都御史何国宗前往伊犁等处测量之监副傅作霖,着赏给三品职衔,西洋人高慎思,着赏给四品职衔,俱准照衔食俸,其马匹廩给,亦即照衔支給。”^④到该月底,大学士傅恒等对办理何国宗、努三等人所需整装银、行抵巴里坤拨给盘费银、到达伊犁后配备向导、更换牲畜等问题已有了具体的设想,即“赏彼等以整装银时,赏左都御史何国宗银五百两,三等品级少卿西洋人傅作霖银四百两,四等品级西洋人高慎思、郎中明安图、三等侍卫努三、扎萨克喇嘛品级苏布迪各银三百两,达喇嘛品级吉喇木巴丹达尔银二百两,领催银五十两。彼等由京启程时,乘驿遣往。俟抵巴里坤启程前往时,拨给帐釜等物。补给盘费银时,左都御史何国宗、少卿西洋人傅作霖各日给银二两,西洋人高慎思、郎中明安图、三等侍卫努三、扎萨克喇嘛品级苏布迪各日给银一两五钱,达喇嘛品级吉尔木巴日给银一两,领催日给银五钱。彼等绕行各处绘图丈量,需时费日,酌情拨给一年之盘费银”^⑤。为便于路途使用,何国宗等人所领盘费银,除部分领取银两外,部分则折作缎匹、茶叶等物携带。所需牲畜、帐釜、米面等物,则由沿途供应。

何国宗一行尚未启程,乾隆帝于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谕令先前已派赴西北军营的乾清门侍卫哈清阿,即将派何国宗等人前往伊犁地方绘图,哈清阿接旨后,即不必再赴策楞军营,仍回巴里坤等候何国宗等。何国宗等行抵巴里坤后,努三率领一起由山北去,哈清阿率领一起由山南去,分两路前往绘图。所有事项,哈清阿须咨询努三而行。乾隆帝之所以指定以天山为界,兵分两路,努三带一队前往天山北部绘图,哈清阿带另外一队前往天山南部绘图,应是考虑赶在冬季前测绘工作告一段落。

根据努三等人的奏报,北路的绘图线路及过程是“于六月初六日自巴里坤启程,沿博克达山北山麓

① 《清高宗实录》卷 485,第 23 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 490,第 28 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 504,第 7 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 504,第 16 页。

⑤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傅恒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藏。本文所引军机处满文档案档案史料均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度量济木萨、木垒、特纳格尔、乌鲁木齐、隆隆、安济海、额林哈毕尔噶一带山河、地方南北绘图毕，于八月初三日抵达内大臣兆惠率兵所驻晶（今精河县）地方，经与兆惠商议，称伊犁相距不远，即可往。遂派人照料，并因此处附近游牧喇嘛等告请趁此之便前去寺庙瞻拜，相应一并带往。奴才等于八月初五日自晶启程，于是月十一日抵达伊犁之黄庙，清理出庙内污物，喇嘛等煨桑念经毕，祭伊犁河，度量伊犁河南北，将周围所有山川，登高极目眺望，伊犁河南岸海努克、特克斯，西南向绘至特穆尔里克达巴罕，伊犁北边自哈什、博勒奇尔、博罗布尔噶苏口、阿布喇勒山西北向绘至塔喇奇达巴罕库陇奎，返回时，绘博罗塔拉、察干赛里木诺尔、阿勒坦图布辛、哈布塔哈、乌兰奇老等地，于八月十六日抵达晶地方。歇息马畜数日，绘北边眼见之巴尔鲁克、斋尔、哈布塔克、拜塔克山、戈壁之通水之路，前往巴里坤”^①。简单来讲，绘图人等在巴里坤补充给养后，努三所带人等沿现在的吉木萨尔、乌鲁木齐一路向西，八月到达精河，随后前往伊犁河南北绘图，而后返回精河休整，然后前往塔城一带，再返回巴里坤。

前往南路绘图的何国宗一行则“越过托赖岭，绘博格达、额林哈毕尔噶山南之山河，测绘吐鲁番、库尔礼克、喀喇沙尔等地之南北距离，逆海都河而上，由珠勒都斯源越过乌纳甘岭，由哈什、空格斯源绘所见各地，返回时顺小珠勒都斯、哈布齐海、阿勒贵而来”^②。即南路是翻过天山，西南向走到现在的吐鲁番、库尔勒，穿过巴音布鲁克草原，到达喀什河、巩乃斯河源。

南北两路绘图人等于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二十日左右集中到了巴里坤，按原定计划，应该在巴里坤合成两路所绘之图，第二年二月努三、哈清阿携图由巴里坤启程前往京城呈览，何国宗与西洋人、喇嘛等一同启程前往肃州过冬。但十月局势有变化，趁冬季清军回撤之际，西逃至哈萨克草原的阿睦尔撒纳潜回准噶尔重振声势，清廷再次从甘肃等地调遣重兵至巴里坤，因此绘图人等离开巴里坤回到肃州，十一月接奉谕旨启程回京，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回到北京。第一次测绘，所用时间前后近一年。

二、第二次派赴西北地区绘图

第一次派赴西北地区测绘，无论在时间或路线上的设计上都存在问题或缺陷，如果从北路所用时间看，从精河出发到返回精河，偌大的伊犁河流域，只用了十二天，所用时间明显过短。而南路测量的范围只是在吐鲁番、库尔勒地区，其迤西迤南的地方根本没有涉足。根据努三所奏，原本计划是“抵达巴里坤后，合绘哈清阿等所绘山南图恭呈御览外，其尚未绘毕地方，遵旨于明年返青之时宜由何路前去绘图之处，与哈清阿等商定，奏请圣主训示”^③。就是说，两路所绘之图先于巴里坤合成，没绘到的地方第二年开春之后再继续测绘。但阿睦尔撒纳的再起直接影响了绘图的顺利进行，乾隆帝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十一月颁降谕旨：“前命何国宗等赴伊犁测量，并绘舆图，今大概形势，皆已图画，其余处所，可以从容再往，是此事已属完竣。何国宗及西洋人等，现已回至肃州，闲暇无事，可即令其乘驿来京。着传谕遵行。”^④何国宗一行因此离开肃州返回北京。

此后年余，由于西北战事，绘图之事暂时搁浅。随着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平定大小和卓，最后统一天山南北，天山迤南西部绘图之事被提到日程。军机处从三月开始筹划派人前往西北地区测绘之事，查阅到乾隆二十一年“遣往伊犁等地绘舆图时，曾派往何国宗、努三、明安图，西洋人傅作霖、高慎思、喇嘛苏布迪、吉喇木巴丹达尔，领催一员，后因哈清阿在西路，遂增派哈清阿分两路，拟定山阳为一，山阴为一，赏给何国宗五百两，傅作霖四百两，高慎思、明安图、努三、喇嘛苏布迪各三百两，达喇嘛品级吉喇木巴丹达尔二百两，领催银五十两整装银，于二十一年二月乘驿遣往。行抵肃州，换乘营马前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努三奏折。

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二十五日何国宗奏折。

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努三奏折。

④ 《清高宗实录》卷527，第14页。

往巴里坤,自巴里坤拨给马匹,分两路前往绘图”^①等有关记录。经将查到的前次派人测绘所筹办的情况奏报后,五月,乾隆帝就再次派人测绘一事明确降旨“回部将次竣事,应照平定伊犁之例绘画舆图。明安图、傅作霖着赏银二百两,西洋人高慎思吁请同行亦赏银二百两,二等侍卫什长乌林泰、乾清门行走蓝翎侍卫德保赏银一百两。德保仍授为三等侍卫整装驰驿前往。”^②此次主要绘制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地图,范围与第一次不同,路线比较单一,故而经费有所减少。此后西路军营呈览叶尔羌等地地图,闰六月,乾隆帝又降谕旨“昨兆惠、富德等将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地图呈览,着发给明安图、德保,至回部时按图阅看,再将该处地形高下,日月出入度数测量,则易于定稿。又所至之地,其山河、城邑、村堡,若与此图有不相符合者,即阅看更正。”^③

德保、明安图、傅作霖、高慎思等人从库尔勒行至阿克苏,又从阿克苏到乌什,然后到达喀什噶尔,据驻喀什噶尔提督严祥实向定边将军兆惠报称“钦差前来丈量地方绘图之侍卫德保等于十月初六日抵达喀什噶尔,恰遇由喀什噶尔迤西前来之额尔德尼伯克等之使者、各爱曼之布鲁特等至此,彼等询问喀什噶尔迤西所有地方情形,逗留数日绘入图中,由英吉沙尔前往叶尔羌。”^④德保等人于“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初九日自喀什噶尔启程,是月十七日抵达叶尔羌。看阅副将军富德等绘制而来之地图,询问知悉地方远近之人计算,将博洛尔、拔达克山、瓦罕、色呼库勒等地概行绘入,于是月二十五日启程前往和阗。”^⑤到十二月初七日返回阿克苏,此时德保等将“所行所闻地方之小城皆已绘成图稿”,^⑥所行即指德保等人足迹所至之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等地,所闻则指德保等人所未实地测量的喀什噶尔迤西布鲁特、安集延等地。德保一行于十二月初九日自阿克苏启程,当月十八日抵达库车,休整数日后于二十一日由库车启程,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到达哈密,二月十二日自哈密启程,三四月间返抵京城。

三、第三次派赴西北地区绘图

经过两次测绘,西北地区经纬度精确度和地名密度虽有提高,但仍有不少地方并未达到实地测绘,许多山河、边界尚不完全,尤其新设驿站、卡伦的注记还是空白,因此清廷于乾隆三十九年(1772)再次派乾清门侍卫保宁、德保、傅作霖、阿木巴图四人前往西北地区测绘。

保宁一行由京到达科布多之后,于七月初四日从科布多启程前往塔尔巴哈台,一路绘制杜尔伯特、唐努乌梁海等游牧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之间山河、驿站、卡伦、边界地图。由于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之间卡伦、边界地方辽阔,行走极为缓慢,保宁等考虑到四人如若一路同行,马畜力所难支,且费时过久,而若赶时间分两路前行,不仅可周全地方,亦可赶在阿勒泰下雪前,故经商议“分为两路,奴才保宁与阿木巴图一同绘杜尔伯特、唐努乌梁海等游牧直至塔尔巴哈台、伊犁所设卡伦、边界地方,奴才德保与傅作霖一同测量霍博克赛里、斋尔、古尔班济尔噶朗、晶等地土尔扈特等游牧地方。绘此间所设驿站、山河,分两路而行,奴才等各自测量,将应绘山河、卡伦、驿站、边界、游牧地方皆细加测量,详询熟悉地方人等仔细绘记,前后抵达塔尔巴哈台,将塔尔巴哈台、伊犁间应绘卡伦、边界地方,咨询参赞大臣伊勒图,更换马畜,率带熟悉地方之向导,仍照此由塔尔巴哈台启程,仔细观察地方详尽绘制而行,于九月初六、初九日陆续均抵伊犁。将伊犁周围应绘卡伦、驿站、边界、珠勒都斯所住和硕特游牧等处,奴才等均仔细咨询将军舒赫德,并计路顺,仍分两路,带熟悉地方之向导,均于九月十六日各由伊犁启程”^⑦。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军机处奏片。

② 《清高宗实录》卷586,第1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590,第2页。

④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兆惠奏片。

⑤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德保咨呈。

⑥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德保奏折。

⑦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七年九月十一日保宁等奏折。

保宁四人完成上述地方的绘图任务后如期到达伊犁,伊犁将军舒赫德当即与保宁商议绘图之事,找来熟悉道路之向导询问,商定“保宁、傅作霖前往珠勒都斯、和硕特游牧,丈量地方绘毕,沿伊犁北边卡伦,经过阿木坦额默勒,抵达哈萨克边界。德保、阿木巴图绘葛根哈尔齐喇、特穆尔图淖尔等地至布鲁特界。彼等所行道途遥远,行经外藩之境,相应将彼等所需马驼尽足拨给,并拨给德保等厄鲁特、察哈尔、锡伯、索伦兵丁五十名,保宁等三十名随行,赶在九月十六日各自启程”^①。保宁会同傅作霖“详细察看绘记和硕特游牧之珠勒都斯地方及厄鲁特等游牧之特克斯等山河、与回子交界地方、所设驿站,又测绘伊犁所属直至阿勒坦额默勒所设卡伦、巴勒喀什淖尔周围与哈萨克交界地方;奴才德保会同阿木巴图勘测直至山塔寺所设卡伦等地,由彼将特穆尔图淖尔、吹、萨尔博勒、塔拉斯等山河,与布鲁特、哈萨克等交界地方,皆仔细询问熟悉地方之人等详加核对,均详尽绘记”^②。保宁四人这次分两路测绘伊犁周围应绘入图之地方,用了将近三个月,于十二月初九日前后返抵伊犁。随后将各自所绘西北两路所有图纸在伊犁加以汇总,绘成一张图,复与厄鲁特人等核实地名,在图中标记,且汇总图纸系傅作霖一人起稿,因此在伊犁停留时间较长,约二十日后,保宁等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方从伊犁启程返回。返京途中,尚将伊犁至巴里坤、哈密,所有城池、驿站等地情形再行核查补绘,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月二十五日抵达吐鲁番以东的辟展。二月初十日,哈密办事大臣佛德等奏称“绘毕地图返回京城之公保宁、钦天监副傅作霖于二月初四日,侍卫班领德保、前锋参领阿木巴图于初七日抵达哈密,将应补绘城池、驿站等项,补绘入图已毕,由奴才等处照例拨给保宁等以马匹,德保、阿木巴图于是月初九日,保宁、傅作霖于初十日自哈密启程,均前往京城。”^③不难看出,第三次绘制的重点是与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的边界,以及新设卡伦、驿站。

结 语

清廷自乾隆二十一年至乾隆三十八年的十八年间,前后三次派人前往西北地区测绘,每次测绘地域各有不同,其范围东起巴里坤,西迄巴勒喀什湖,南至帕米尔高原,北越阿勒泰山脉,行程数万里,绘图内容渐次丰富,准确度不断提高,为乾隆年间弥补康熙年间所绘《皇舆全览图》哈密迤西地名稀疏的缺陷、编修《西域图志》,完成《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制造新的地球仪和天球仪,最后绘成巨幅《内府舆图》即乾隆《十三排图》提供了原始可靠的数据。

细究起来,乾隆年间绘制舆图是清廷在宫中进行的一项大工程。这项工程持续了几十年,绘制西北地图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三次派人前往西北地区测绘,测绘重点各有不同,每次都有西洋人傅作霖参加并合成起稿,当然取得了当时来说更可靠、更准确的数据。第一次测绘,重点在天山南北的中心地带进行,按照原定计划,其范围和详细程度不仅仅止于此,努三奏折就曾讲过,两路测绘人员返抵巴里坤后,合成两路所绘图呈览,而尚未绘完地方,遵旨于第二年返青时节再去绘图。但是西北战事有变,清军退守乌鲁木齐以东,局势的不明朗促使乾隆帝召回了测绘人员。因此实事求是地讲,第一次测绘并未完成预定计划。第二次测绘,是在天山北部和南部完全归附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测绘范围相应扩展,测绘工作亦进行的比较从容,体现在测绘内容更加细化。第三次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测绘范围更加扩大,且增加了新设卡伦、驿站及各部落的交界等新内容。

当然,清廷绘制舆图,也不是单单依靠这三次测绘的数据,其数据来源应该有四个,一是来自宫中度藏舆图,二是派专人测绘,三是出征或驻防大臣及地方官提供,四是搜集当地原有地图。如努三等测绘人员出发前就从宫中所存舆图中收集相关资料,先从图中熟悉西北的地形地貌,明确需要补充的部分。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七年九月十一日舒赫德奏片。

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保宁奏折。

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佛德奏折。

至于带兵将军,凡路经之地,必绘图呈览。乾隆二十一年六月,乾隆帝命寄宫中所存图给西北带兵将军,将经过地方,与所寄图核对补充或改正。定边右副将军达尔党阿接到图后奏称“奴才将我等带兵经过地方名称虽曾记录,然有不实疑惑之处亦未可料。此间奴才等已熟悉此处地方,仔细询问知悉地名、走过之人,与图详加核对,如图中无名,奴才等写地名签粘于图之对应处外,其有名者内倘有错,奴才等亦加核实匡正粘签,俟最终确定,遵旨恭呈御览。”^①乾隆帝还注意收集西北当地的资料,还在乾隆二十年九月,乾隆帝即命定西将军班第“讯据昂博罗特、屯图布供称,准噶尔所有舆图,由阿克巴吉赛之画匠名托多者收存,向彼索取可得也。等语。著班第等即向托多索取,趁便送达。”^②如果比较四个来源的重要性,宫中度藏舆图应是基础,将军、大臣绘制进呈的和在当地搜集的地图是补充,而派专人测绘虽不是唯一数据,但无疑是当时最科学、最全面的专业数据,因此三次测绘的数据,当居重要性之首。

The Whole Story of Drawing in the Northwestern from Qianlong Period

GUO Mei – lan

(Editorial Office , First Historic Archives of China , Beijing 100031 ,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Manchu memorial kept in First Historic Archives of China , we found that emperors of Qing government has sent officers three times to Northwestern area to geographical map areas of Barkol in the east , Balak Kashi Lake in the west , Pamirs in the south , and the Aletai Mountains. Achievements of these mapping activities are growing rich and enhanced , not only supply a gap of placename of the west from Hami in Kangxi period's "Hang Yu Quan Lan Tu" , but also generate original data for "Western Atlas" and "Thirteen Row Picture" in Qianlong period.

Key words: Manchu archives; geographical mapping; Qianlong period; map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佛德奏折。

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十四日策楞咨呈。